

往事如烟

陈慈林

前不久,电影《长津湖》热映,影片开头成千上万志愿军在火车站集结出发的场景,使一度门庭冷落的拍摄地——长牛线煤山火车站再度进入人们视线,也引起我对半个世纪前在此工作生活的琐忆。

煤山是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北小镇,火车站在该镇大元村。我小学三年级时曾读到一篇故事,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曾有人在煤山打死过一只老虎。我那时的认知中,煤山是遥不可及的远方。没想到1970年春节刚过,我被“夺煤大会战”东风吹到煤山,成了长兴铁路管理处修理蒸汽机车的电焊工。

听老师傅说,1958年大跃进,经国务院协调,安徽省同意缺乏煤资源的浙江省“越界”,

在广德县牛头山附近开办长(兴)广(德)煤矿。为解决运输问题,长牛铁路1959年动工,1960年10月1日通车,在煤山设立长兴铁路管理处。这条铁路虽短,据说还是新中国第一条地方铁路。

长牛线全长仅42公里,主要职能是把煤拉到长兴,再用船运到全省各地。每天不定时开行二三班客货混编(煤车后挂两只小客车厢)列车,乘坐的大多是本单位职工,偶尔也有煤矿工人和农民旅客乘车去县城,全程票价只要0.5元。

当年提倡“先生产、后生活”原则,我们报到时职工宿舍尚未造好,116名新职工就分散居住在仓库和各种临时住房中;我们10个老乡挤住在候车

室后面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贴墙一字摆放8块床板,

大家挤在一起,翻身都要与旁边伙伴打招呼。我睡在最里面,半夜上厕所要从大家身上跨过去。

没过几天适逢惊蛰节气,当天夜里又打雷又下大雪,次日天明,地面积雪竟达四五十厘米。每人发一根竹竿,蹬着没到大腿的积雪,清除电话线上的冰雪……晚上回到房间,裤腿上结满了冰碴,从小生活在浙东沿海的人们何曾有过这种体验?三天后积雪稍化,两名吃不了苦的老乡偷偷跑回老家。在当地政府和家人劝说下,半个月后老乡才悄悄返回单位。

长牛线等级低,钢轨、道岔、机车、车厢与行车信号等设备都是大铁路淘汰的。全线铺设24kg/m钢轨,还不到大铁路一半重,道岔也都是手工扳动

的。线路最小曲线半径只有150米,火车开过时,车轮和钢轨磨擦,发出一阵阵令人心悸的尖叫声。往牛头山方向的葡萄山、青砚岭等地段,有四五处18‰和20‰的大陡坡,火车开到这里,常有司机操纵不当,爬不上去酿成“途停”的。

主型机车是两台KD5,它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最高时速仅四五十公里;还有3台专为矿山铁路设计的国产“星火”型机车,动轮直径仅0.45米,还没有解放牌汽车轮子大。有时从陡坡下来,轮子直接在钢轨上滑行,擦出一溜溜火花。

进站信号机白天用臂板指示,天一黑须有人爬到信号机上点亮油灯,光线微弱,能见度很低;气候恶劣时,要由人直接引导进站。运煤用30吨高边车,客车是解放前的简易车厢,

一趟列车只能拉三五百吨。

开展夺煤大会战后,煤产量不断增加,长牛铁路也随之之长到湖州、杭州,1972年2月1日杭(州)长(兴)铁路正式通车,成立了浙江省杭长铁路管理处。1974年10月1日奉交通部令,由原杭州铁路分局接管,从此,杭长铁路进入全国铁路营运网。上世纪80年代末,铁道部实施“中取华东”战略,改造修建从宣州至杭州的华东二通道,长兴至杭州段成为二通道组成部分。

长兴至牛头山铁路随之成为长牛支线,几年前已停办客运。煤山站目前承担货运任务,车站设施基本保持了上世纪70年代风貌,因此被《长津湖》剧组选作影片拍摄外景地之一,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真情流淌

给我星辰的人

春和

薄暗的秋晚,微风浅淡。我站在住院部顶楼,仰望天空,那颗最亮的星星闪烁着,投下点点清辉。它永远在我目光所及处,从未远离。

有一种美好的想像,说是人死后灵魂会升空,成了星星,守护地上的人们。我坚信,那颗最亮的星星是奶奶,她在天上看着我护佑我。今晚,星星特别亮,我仿佛又听到奶奶在唠叨:“你太瘦,要多吃饭。饭吃多了,人才有力气。”

星光缀满我的脸。两行热泪悄然滑落。我喃喃自语,奶奶,我一直记着您的叮嘱,用心吃饭,小心照料身体,但还是让您担心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与奶奶一起生活。她说,我在襁褓中如一只“二奸猫”,又瘦又丑;上面又有个只差一岁的姐姐,得不到最好照料。她愁得夜不能寐,就跑到身边,精心养着。后来,我考上大学,她高兴得合不拢嘴,说一个小脚老太太竟然培养出了大学生。那时,自豪和幸福写满了她的脸。

奶奶85岁那年,叫人带信,她要来我家做客。我当时怔了下,感觉很突兀。我家住5楼,我爬楼都气喘吁吁,何况一个耄耋老人。她坚持要来看我。那天,她走几个台阶,停一停,再走几个台阶,歇一歇,终于跨进了我家大门。聚餐时,她要我喝黄酒。她说黄酒富含氨基酸,暖胃、活血,对身体有好处。“我滴酒不沾,您知道的。”“每天喝点,慢慢就学会了。”

老太太居然要我学喝酒,这个想法让我摸不着头脑。要回乡下了,奶奶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看我家,说她放心了,你日子过得安稳着呢。

这是老太太第一次来我家,也是最后一次。现在回头想想,老太太后面做的事,一件件一桩桩,都在向我告别。她想把所有的爱,一点点一滴滴,放进我心里。她的愿望实现了,她的爱构成了我的生活底色,陪我从容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岁月。

我仰望星星,眼前浮现出

大田螺、新棉袄、糯米饭团、水磨年糕,这些爱的结晶如精灵般,总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跳跃出来,将我揽进怀里,给我温暖、滋润、抚慰。

我想起雷佳演唱的《给我星辰的人》:“用不太大的手托着,用不算宽的肩担着。哪怕再做一次选择,你还会这样地告诉我,原来这份爱是那么深。”把这首歌送给奶奶,正合适。

闲情逸致

秋 叶

(外一首)

钟迪良

迎风一片片飘落
秋就是悄然无声
大地却不由一颤
岁月为此而心痛
把时光轻挽怀里

相约明年的春天
季节给你新装扮
让你再俏枝头
上又展翠绿示容颜
更显大地情怀深

秋 蝉

一声鸣
你生命最后的歌声
飘荡在秋风里

洒向人间的尾音
化为一片感恩声
跳动的音符
虽是阳光下的旋律
仍搅动心灵的颤抖
宛如恋世的孩儿
始终不肯说再见
更不忍这样离去

行走随笔

打洛早市

赵鑫鑫

那是2018年秋天,我第一次去云南的西双版纳。该怎么形容我去的这个边陲打洛小镇呢?老旧的城区,两三条街道就是全部,除了极少的一段有规划种植的行道树外,大部分的道路旁都随意地生长着高大的椰子树和满是气根的老榕树。午后的太阳耀眼,三三两两的行人赶集,背货,骑摩托车,说着我听不懂的傣族话。

没有成片的商品房,高低错落的店铺招牌围绕唯一的农贸市场散开来,有早点店、米线摊、维修部,还有藏身于街角的美发店。一两家超市,两三所学校,一个建于上世纪90年代政府大院。

晚上8点多,天渐渐暗下来,亮的灯把我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对面烧烤摊开始喧闹起来。一小碗米线下肚,我在一个除了门头是新的,其他一应物品都老得不能再老的客棧里安顿下来。入夜时分,急促的暴雨把我吵醒,不一会儿,就是由远及近的虫鸣;窗前蕉影婆娑,远处大山影影绰绰,突然一阵心旌摇荡,这就是我在南国边境小镇遇到的第一夜。想想有点迷人,但我更期待的还是第二天的早市。

打洛早市开得有点早,这是一天中镇子里最热闹的时候,贩卖的大多是周边村寨乡亲们自己种植的果蔬或者山里河边挖来的野菜,物美价廉。

每一个摊面前面都铺着一张芭蕉叶,三三两两的菜蔬被一把一把地用细竹丝捆好,看着着实清爽。水果则堆成塔状,香蕉芭蕉最常见,连着杆子砍下来,竖在旁边,要一把砍一把。

唇形科的薄荷香气扑鼻,按斤卖,二元钱可以买半袋子。这种蔬菜是种植的,但是由于当地地理条件优渥,常年供应,非常便宜,也是家家户户做菜必备配料。而且早市的薄荷几乎都是嫩尖,掐一片放嘴里,热带气息瞬间在唇齿间化开,妙不可言。

心雨绵绵

王珍

搭先生的车去给住院的爸爸送点好吃的,顺便去买妈妈喜欢的现磨芝麻核桃粉。

途中,先生说:“别忘记这周我们外出搞活动,做版面的时间提前了两天,你得提前给我稿子。”

我说:“哎呀,我真忘记了。感觉有点来不及写稿了。”

先生不无嗔怪地说:“你呀,该把没那么要紧的事先放一放,得分清轻重缓急。”

这是敢说父母不重要吗?这绝对是个敏感词!

不管我是不是想多了,都必须立马翻脸:“我当然分得很清楚孰轻孰重,别以为只有你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先生也不乐意了:“你这话好像是我求着你似的,想发稿的人一大群在排队。我这版面绝对稀缺

空心菜是当地人很喜欢的蔬菜,分水生和土生两种,一般水生都是天然长成,没有一点肥料的供给,所以小且嫩,几乎不用掐根就可以炒着吃。地里种的相对老一点,需要切一点根,但是也很少用肥料。不是因为当地人农业意识超前,而是这种廉价蔬菜,真是没必要花太多心思。

伞形科的芫荽,就是餐桌上常见的香菜,季节不同价格有很大差异。在西双版纳,夏天酷热,早晚温差大,不宜宜蔬菜生长,芫荽产量相对较少,所以这个时候,价格就会上浮,外地调运也慢慢变多。一旦到了秋冬季节,气候转好,雨水渐多,也没有严寒,地产芫荽就会大量上市。这点跟咱们内地刚好相反。

香菜在滇西南,吃的花样很多。除了做食物的配料,他们也喜欢整把洗净,就着嘛咪吃。嘛咪是傣语,就是内地说的酱或蘸水。当地的嘛咪种类实在太多了,番茄嘛咪是傣味蘸水最富盛名的代表。用炭火烤过并且去皮的红西红柿经过长时间熬煮,浓缩成膏状,再与葱、蒜、芫荽、剁碎的小米椒、盐拌和而成,这道酸中带甜的蘸水极富东南亚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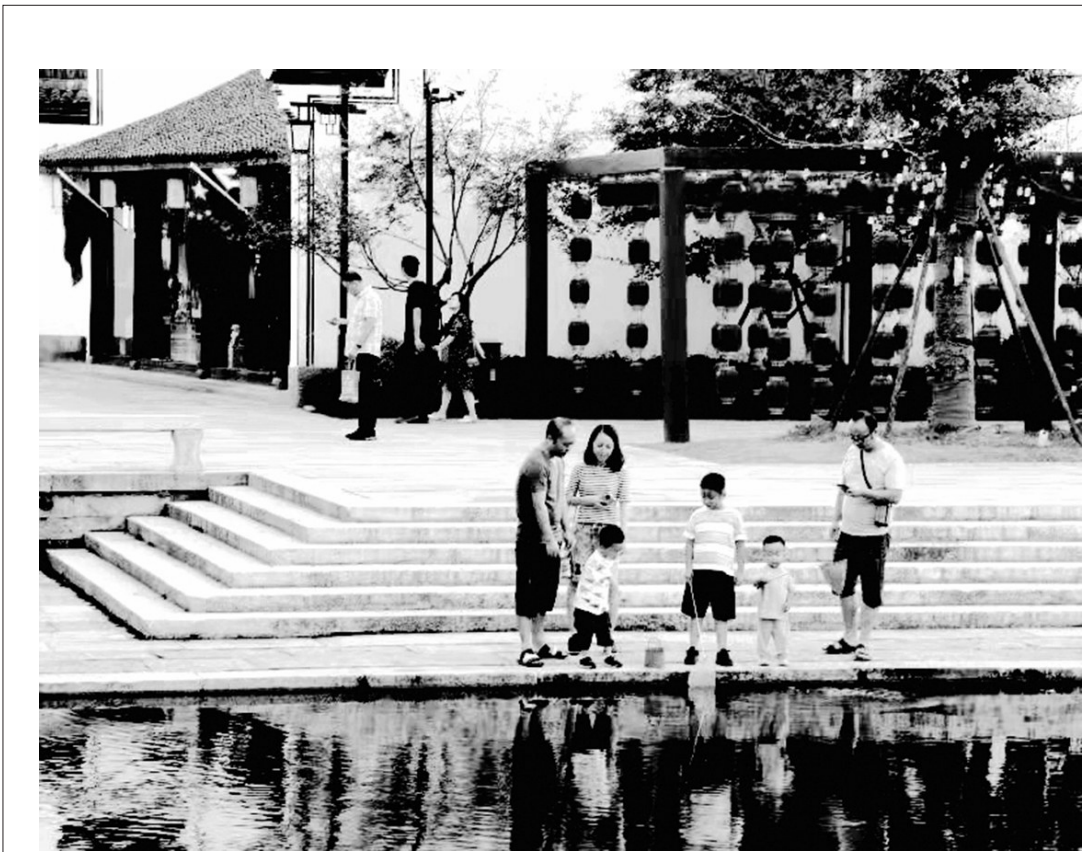
打洛的早市上,常见的还有伞形科刺芹属植物刺芹,其带根的全草,也是当地非常著名的配料之一。这里还有种水果很新鲜,当地人称鸡蛋果,有点像芒果,比芒果圆,几乎没有香味,表皮是诱人的金黄色。这果正宗的叫法山榄科蛋黄果,光滑、皮薄,果肉非常像蛋黄,口感介于番薯和榴莲之间。我买了一堆,可惜不能久放,但是口感至今难忘。

之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去打洛,闲来逛逛早市,别有一番趣味。有人问我,你往返打洛这么多次,到底喜欢这里什么啊?我一时无语,但是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就好比这平淡无奇的小镇里,隐藏着如此令人新奇的早市一景,山川河谷里的各种村寨人家,总是会端出令我欣喜的滋味,让人魂牵梦萦。

资源!”

我一听,心头豁然开朗:别说是少写一篇文章错过一期版面,即使是从此不再写了又如何?写诗作文的人那么多,又不缺我一个,想要找地儿发表的更是争先恐后挤破了头,我凑上去本身就是轧热闹。而此刻,父母跟前恰好有个空缺的位置给我留着,这才是不可或缺、不能耽误的女儿本分。

其实,人生每个阶段生活的内容都不同,必须做的事情也不一样,轻重缓急的排序当然得适时改变。比如,我以前认为不写文章人生会很无趣,活着会很苍白;现在则觉得陪伴父母、时时待在父母叫得应看得到的地方,才是我最大的快事。相比围棋书画,洗衣做饭擦地板,更是我时下该努力去做得更好、更到位的事。我以前常常想,我有这么好的妈妈,做一生一世的母女肯定是不够的,来生我还要做



天伦之乐 郭建生 摄

微型小说

我就要那套二手房

余鑫

企业家陈建树最近有些头疼,爹爹本来在大别墅里住得好好的,可最近非闹着要在“乐园小区”买一套不到100平方米的旧房子。做儿子的还真不好违背他爹爹的意见。

周三,陈建树利用去主管部门开会的午休间隙,亲自来到这个老爹相中的旧小区,他要看看这个小区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令老老爷子要放弃住别墅的念头。

来到小区,一看,这小区也着实不咋样呀!就连电梯内部也都被贴满了大小广告,这物业服务

也很一般啊!真不知道老爷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晚上回到家,陈建树要坐下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

“爸爸,您现在住的别墅配备不好吗?”

“爸爸,难道这里生活不方便吗?”

“方便,出大门就有超市!”

“可是老爸,那您为什么要换到这个老小区?我给您另买一套高档洋房也行啊!”

“儿子,你千万别买高档洋房,我就要那套乐园小区的旧房子!”

“老爸啊,您说那套房子有什

么好?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

“儿子啊,自从我住进别墅后,一直睡眠不好,我想换一个条件好的小区!”

儿子更是疑惑了:“难道那旧小区您住进去睡眠就好了?”

“我从小就喜欢听小河流水的声音,只要听到小河流水声,我很快就能入睡……”

陈建树恍然大悟,乐园小区那套二手房背后,正好有条“哗哗”流水的小河!

儿子还没听完父亲的话,立即答应说:“好,我就去乐园小区买房。”

其实,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预知的,我们总是在喜怒哀乐间走走停停,不知道明天会遇见什么。但不管每天的阴晴圆缺,只要父母依然在的每一天,都是上苍眷顾我、爱我,让我如愿以偿,给我知恩图报的机会。我珍惜,不想错过和辜负。

我珍惜每一位勤劳、善良、有爱的人,每一位正在殚精竭虑侍奉父母长辈的邻居,都是我志同道合